

高松年 主编 XieHouMeiLi

邂逅美丽

● 王彩霞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001	人学,学人
017	第一朵百合
042	梦萦黄山
082	鱼们
093	永久的纯美
099	英雄救美
107	溜,为上计
113	守望雁门
117	海滩边的小生命
121	小巷有约
124	婺绿香茗
127	体味地道战
131	蓝天·白云·我
135	悠然太姥
141	风,吹落木莲籽
144	邂逅美丽

人学，学人

第一次，宋维佳带着使命，又带着好奇，走进拍卖会场。

一进会场，就吸引了不少目光，场子里不少人都朝她这边看。

她很会穿衣打扮，一身洁白，又在脖子上系了一条粉红色的丝巾，使她那本来就很俊俏的脸上又平添了一抹亮丽。

真可谓，要想俏，一身孝。

迎面而来的是迎宾小姐。似曾相识吧？冲着宋维佳笑，然后纤纤玉手划了个漂亮的弧度：“您好，这边请。”

噢，原来并不相识，只是礼仪！

宋维佳笑自己好没见识。

签字登记，宋维佳领到了一块 28 号的号牌——好吉利的数字。

那块号牌像块乒乓球板，底面涂着白白的油漆，阿拉伯数字的 8，用黑漆涂成两个圆圆的圈，似二只漆黑深凹的眼睛，幽幽地盯住了宋维佳。

她眨眨眼睛，身子不由一抖。

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迎接着进入拍卖会场的人员。走来跑去，忙中暗藏窃喜，两只不大的音响中传来一段磁性的歌声：“翻身农奴把歌唱，幸福的歌声响四方……”

宋维佳找了个靠墙的位置，幸福地坐下来。

拍卖师上场了，是个瘦瘦的中年人，走起路来很精神。他那磁性的声音一亮相，就把会场的气氛调节得好热烈。

作品拍卖得很顺利，拍卖师的临场发挥相当干练，买家很多，举起牌来此起彼伏，很少流标。

拍卖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很快，轮到宋维佳想要拍卖的标的物了。拍卖师好似有意识地越过人群，看了宋维佳一眼。

“下面，28 号拍品。”拍卖师顿了顿，“这幅书法作品是用篆体写的‘鹏程万里’四个字，作者杨剑锋。”

拍卖师倪若海曾是政府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毕业于上海一所名牌大学。在这个商机遍地的城市，他那一颗不甘的心让他下了海，自己办起了拍卖公司。

在商城众多的拍卖公司中,他起步较早,加上良好的素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他做生意的方式方法也有些与众不同,就如现在提倡的和谐社会里的人性化操作方式,进行着人性化的交流。因此,在同行中赢得不错的口碑。这次是应另一家拍卖公司的邀请,来客串拍卖师的。

“杨剑锋?”

“哪个年代的?”

“没听说过嘛……”

会场里传来一阵窃语。

在拍卖界里摸爬滚打了十来年的倪若海,对近现当代书画艺术家的情况基本有些了解,会场冷场时,他会穿插一些艺术家们的奇闻轶事和对其艺术风格的一些评价。

而今天参拍的这幅作品的作者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写的。

听着会场里传来的疑问声,虽有备而来的倪若海,对这拍卖词也稍稍有些为难了。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有什么奇闻轶事和艺术风格可解说呢?

倪若海想起了当初朋友把他介绍给国资局办公室主任应荣祥认识的情景:

开始俩人还有些拘谨,他就应主任应主任地叫。混熟后,就改口叫荣哥了。

因荣哥的引领，他又认识了国商银行的杨副行长。

杨副行长所管辖的业务范围，这次有一单很大的拍卖业务。

由于还不是很熟，不好贸然开口，倪若海正在想办法与其建立和谐关系。

他知道私人跟公家做生意，只要关系建立好了，比私人与私人、公家与公家做生意，要好做多了。

倪若海做生意有一个信条，就是：

做生意先做人，人做好了，生意也就好做了。

这次荣哥对倪若海策划说，争取先把那单业务的拍卖委托拿到手。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三步，但跟杨副行长打交道要动脑筋、细思量的。

倪若海哈哈一笑说：“有你当高参，我不担心。”

但荣哥却摇摇头说这件事他帮不上忙，要倪若海自己想办法。

倪若海跟杨副行长才见过一次面。

杨副行长对倪若海的谦逊稳重的处世态度印象很好，这已通过荣哥的口，传到了倪若海的耳里。

倪若海的名片也被杨副行长收藏在抽屉里。

倪若海带着一份侥幸，希望在某个关键时刻杨副行长能忽然想到他，顺手拿出名片给他打个电话。只要有一个开始，剩下的工作就好做了。

荣哥说出了自己的意思后，倪若海决定登门拜访杨副行长。

杨副行长的性格有点内向，话不多。

几句客套后，俩人在沙发上坐下来，还没说上几句，倪若海眼睛余光扫到之处，发现墙上用透明胶带粘着几幅书法作品，没有装裱，落款上也没有盖章，好像是写好后顺手粘上去欣赏一下的。

倪若海心想：没有听荣哥说起过杨副行长还有书法这个爱好啊……

“怎么样？写得还可以吗？”杨副行长见倪若海在看字画，就问。

倪若海早几年公司里搞艺术品拍卖，认识了不少书画界的名流，长了不少知识，对书法作品多少有些鉴赏力。

他起身认真地看了看，点点头说：“不错不错，难得杨行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有如此的雅兴。”

杨副行长笑笑说：“我一介武夫，可没这般雅兴，这是我儿子写的。”

倪若海问道：“杨行长小孩多大了？”

“十五。”

“十五？哇！真不错。”

倪若海讶然道：“小孩子的字写得这么洒脱、大气，不错，真的不错。端庄雄伟，气势磅礴，很有颜真卿的风骨

啊！”

倪若海由衷地赞叹：“再好好培养一下，说不定就成大书法家了。哎呀，现在的小孩都沉迷于网络游戏，真正能把汉字写好的可没有几个啊！小公子能沉下心来练书法，真是难得，难得。杨行长，教子有方哪！”

“哪里哪里，小家伙自己对练字还蛮上心的，我只是尽力支持罢了。”杨行长抚摸着墙上儿子写的书法作品，像在抚摸儿子的脸，那份亲切的、慈爱的、宠爱有加的神情，溢于言表。

看着杨副行长脸上的表情，倪若海临时决定暂不提那几十间店面房拍卖的事，当即在心中打定了一个主意：“那是那是的，小孩只要自己要学，做父母的怎会不尽力支持呢。像我儿子……我儿子……哎哟！”倪若海提到儿子，突然一下打住了，他一看手表，赶紧说：“不好意思，杨行长，我得先走一步去接儿子，他母亲昨天出差去时交待过的，今天务必要我亲自把他接回来，完不成任务，我可要挨剋了。”

“噢，那你快去快去吧。小孩子最重要了。”

“我改日再来拜访，杨行长。你看，很冒昧，小公子的字画能不能送幅给我啊！我想带回去激励激励我儿子。”

“这个……”杨副行长沉吟了一下说：“是小孩子的字画，不成熟的……”

“哪里，已经很不错了。我那儿子成天沉迷于电脑游戏，我把同龄孩子的作品拿回去激励激励他，或许会有效果的。”

“行吧。”杨副行长因儿子的书法作品能得到别人的青睐很高兴，大手一挥替儿子作了主，还拿起桌子上的印章替儿子盖上了。

倪若海小心翼翼地把书法作品折叠好，放进包里告辞了……

现在，倪若海手上拿着装裱好的杨剑锋书法作品，复杂的思绪乘着蹦跳的惯性钻了出来，接着就蔓延出许多的念头：

如今写字学画的少年儿童一抓一大把，他们就像没成材的树木，也许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可毕竟那是以后的事，还只是种可能性。

如果有一天他们的兴趣爱好转移了，或许这就是一幅遗世之作了。

而如今这个花花世界，不要说小孩子的兴趣要转移，就是大人们这么成熟的心智都要被诱惑。

所以对于开拍卖公司的倪若海来说，这位小作者的作品，应该是没有多少商业价值的，它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字的后面。

对，字后。倪若海努力把自己的思绪在头脑中定格，在

心里定秤。

对于拍卖公司和拍卖师来说，只要不涉及到拍品质量方面的担保，为了调节气氛的临场发挥是没有人较真的。

只能就字说字了。

对，只能这样。

主意已定，倪若海清了清嗓音，说“鹏程万里”这几个字好啊。

怎么个好法呢？

你们看噢，如果是政界的朋友鹏程万里呢，意味着他前途无量，年年都有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了。

做生意的朋友鹏程万里呢，是气派不凡，事业越做越大，人民币越来越多。

而做丈夫的鹏程万里呢，说明他身体经得起考验，能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游刃有余啊！

场下传来一片窃笑声。

把会场的气氛引领活跃后，倪若海赶紧打住了俏皮话，否则太不严肃了。

他极力推崇说杨剑锋的字已得颜体精髓。

颜体，颜真卿啊，书法泰斗，与王羲之齐名的，还受过杨国忠的迫害。

杨国忠是谁知道不？杨玉环的兄弟啊！

倪若海夸张地瞪大眼问，杨玉环是谁总该知道吧？“回

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迷倒唐朝两代君王的胖姑娘，胖姑娘啊！

倪若海故意叹了口气。

唉！那个以丰腴为美的年代，女同胞们真的好幸福噢，不用吃减肥药来折腾自己的。说着，眼睛扫了会场里的女同胞一遍，好似无限地同情现代的女同胞们。

倪若海真的是绞尽脑汁，既不提杨剑锋其人其事，也不介绍杨剑锋的生辰年龄，更不提及杨剑锋作品的由来。

拍卖杨剑锋的书法作品，话题却是颜真卿啊王羲之；杨国忠、杨玉环；胖姑娘和减肥药，嗨！真不知道是哪儿跟哪儿，只拚命地想尽办法，故意地把概念偷换，误导着场下的买家。

然后叫了个底价“砰”地一声“一千”，开始了。

会场里等着拍卖的买家们正被倪若海那磁性的声音引领在环肥燕瘦的那段古情调中，脑子还没完全反应过来，手却刷刷刷地举起了号牌。

“二千，三千，四千，”倪若海的嘴利索地报着价，价位一下子就到了七千，竞买人只剩下持 28 号牌的宋维佳和一个身子瘦得像根高粱秸、脖子怕有半尺来长、头发一股脑儿地梳在脑后，像个汉奸似的 19 号中年男人。

“八千。”倪若海报出价位，是宋维佳举的。

倪若海对着宋维佳说了声谢谢，然后马上将视线投向

了19号，好像在说，嗨！老兄，看你的了。

19号抬头看了倪若海一眼，没有动。

倪若海扫视了一下会场说：“看来我们的19号先生有点犹豫了。当然，我们应该允许先生有犹豫。这是一个节奏掌握的技巧问题，有的先生喜欢快，有的先生喜欢慢。当然了，不能太慢啰，”倪若海用眼光罩住了19号先生，然后慢慢吞吞地说：“太慢，女同志会不高兴的。”

会场里又传来一阵窃笑。

19号显然经不起这样的煽动，他一边摇头一边笑，一边将号牌举过了头顶：“一万。”

“谢谢。”倪若海的视线马上又转移到了宋维佳身上。

场上好多人的眼光也顺着倪若海的眼光一齐望着她。

宋维佳的脸微微有些红了。

她注意到倪若海那二片薄薄的嘴唇，说起话来像擦上了油，一点都不费力。

还注意到他的那双手，保养得很好，细长白皙，一枚金光闪闪的戒指在闪耀，像魔术师的魔棒一样，点到哪里，哪里就能生金；

眼见着物价水平一点点地上涨，他眉梢上由不得自己地漾出了一线深沉的欣喜，嘴角边漾出两道浅浅的笑纹。

宋维佳抿嘴一笑，迟疑着举起了号牌：“一万二。”

倪若海说：“非常感谢我们这位漂亮的小姐，大家来点

掌声好吗？”

掌声响起。

倪若海举着拍卖槌：“好，现在的价位是一万二千元，属于28号这位小姐。”

倪若海用点金般的手指点点宋维佳，“还有加价的吗？您可以加一千，五百？”

倪若海调整着涨价的幅度，煽动着会场里已十分躁动的气氛。

优秀的拍卖师讲究与竞买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他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分辨出哪些人是某一件拍卖品真正的有诚意的买家，然后，挑起他潜伏于内心深处的那种争胜好强的占有欲望。

因为拍卖成交价是在竞买人之间的竞争中产生的。

所以，所谓的拍卖技巧，就是不露痕迹地挑起双方之间的争斗，那是一场由拍卖师占主导地位的智力互动游戏。

而且，价值规律和价值观念在这个场合显得非常淡漠。

进得这扇大门的人像是进入了魔宫，着了迷似的疯狂，思绪随着拍卖师的手起手落而变幻。

拍卖公司里的工作人员如临大敌一般。

站立在通道的角角落落，不时抬起手臂，为台上的拍

邂逅美丽

卖师导航，又时时关注着举牌者的动向，如果竞拍者举过牌但却想反悔的话，那么“导航员们”锐利的目光马上就会将你捕捉，纤纤玉手马上会把签字画押本伸到你的面前，让你无法遁逃。

“还有加价的吗？”

“……一万二千元第一次，一万二千元第二次……噢，15号先生出价一万五千元。什么？噢，继续，二万元。好，15号先生出价二万元，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还有加价的吗？”倪若海的眼睛继续在会场里飘游。

宋维佳看看手表，离上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竞买的价格已经达到了受托人心里的价位，她希望倪若海的拍卖槌快快落下。

但倪若海却没有顾及宋维佳那焦躁的表情。

他那欢快喜悦的目光继续在眼窝里跳动，手里轻松地举着木槌，目光如炬地扫视着会场的角角落落，像个无畏的炮手透过硝烟弥漫的战火欣赏着被命中的目标，远没有拍卖加价时的口齿伶俐和速战速决。

紧抿的嘴角边，蕴藏着极大的喜悦。

最后，倪若海的目光又定格在宋维佳和那个中年男人身上：“28号？19号？”

看看没有什么反应，只好举起拍卖槌说：“好，二万元第一次，二万元第二次，二万元第三……次。成交！”

倪若海抬着掌心向上的左手点向从天而降的 15 号，右手敲响了手里的拍卖槌。

倪若海本想自己把杨剑锋的作品拍下来，没想到，竟然被别人拍走了，还拍了个好价格，他当时的心理价位是一万元。

拍卖会还在继续中，宋维佳躬着身子，悄悄地退场了。

她要赶着去上班，而且她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是日，倪若海再次来到杨副行长家中。

他将 18000 元拍卖成交款交到杨副行长手里的时候，杨副行长有点莫名所以。

当倪若海拿出了拍卖成交确认书的底单和财务结算单时，杨副行长有点生气地说：“你开什么玩笑？”

倪若海说：“不是开玩笑，这是杨剑锋作品目前的市场价格。杨行长，恭喜你啊，按目前的情况看，小公子如继续努力，前途不可思量哪！”

杨副行长心里虽然高兴，儿子的作品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但脸上却带着疑惑：“实话告诉我，是不是你在背后操作的？”

倪若海笑笑说：“拍卖会又不是我们公司开的，我怎么能操作？”

杨副行长还要问什么，倪若海拦住了他的话题：“你放心，我连拍卖佣金都已经替杨剑锋同学扣除了，这完全是

他的合法所得，经得起查。”说着起身坐到杨副行长的长沙发上，把所有的账单都放到杨副行长手上。

杨副行长没有再多说什么，要知道，自从去年妻子因车祸去世后，儿子是他唯一的寄托，儿子有出息，当老子的当然开心。

他笑笑，说了声谢谢。

于是俩人并排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节目，一时无语。

坐了一会儿后，倪若海准备起身走了，杨副行长伸手拍了拍倪若海的手，又笑笑，说好，就起身送倪若海出门。

隔天晚上，情雨茶楼。

宋维佳兴奋的心情还没有从那次拍卖会中平静下来，她对倪若海说：“没想到拍卖还挺有意思的。”

倪若海：“是吗？那欢迎你以后多参加拍卖。”

“对，下次我不做托儿了，我要真正去为自己拍件喜欢的物品来。”

倪若海拿出五百元钱递给她，宋维佳想推辞，倪若海拦住她，“你在拍卖会上的表现很出色，这是奖金。”

宋维佳知道倪若海这是在找借口送礼，讨她的欢心，也就不再推辞。她问：“若海，那幅字画，真的值那么多钱吗？”

“艺术品的价格是很难说的，有人喜欢，愿意花钱就值钱；没有人喜欢，就不值钱。像其他商品一样，价格取决于

供求关系。”

“你工作上的机密我不想打听，但你能告诉我杨剑锋这幅作品的技巧在哪里吗？”

“维佳，我知道你想了解一下这次让你做托儿的原因，但我只能说抱歉，拍卖这一行说起来也就一个词：关系。关系是什么？是人学，人学。不易呀！”

“这些都是在公开场合拍卖的，有什么关系要运用呢？”

“维佳，你真的很纯情，好可爱的。这正是我喜欢你的原因，希望你别改本色噢！”

“可是若海……”

宋维佳忽然变得讷讷不安起来：“我那天去拍卖公司拿定金时，那个老总把字画递给了我，说是把字画拍卖去的那个企业的老总，也就是15号先生，看我这么喜欢这幅作品，就替我拍下来送给我了，还在这幅作品背后写上了他的电话号码。”

“噢！作品又回来了？”倪若海呆住了，过了好久，他反应过来，突然诡谲地眨眨眼，跟着就哈哈大笑起来，笑得连眼泪都出来了：“哈，维佳，哈，这世上的事，真的是好有趣。有人为了金钱，有人为了权力，有人为了美女。虽然手段不同，但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标，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哈，好，好，好啊！维佳……”